

## 那年我們十七歲

喜歡作夢，喜歡去夢境裡流連記憶。

或許是夢中少了那種屬於懷舊氣氛的油菜花田吧！微寒的淚光總愛在朝霧中醒來，伴著一室悵惘。那滿窗灼亮的，莫非是夢中未散的那縷星光，我伸手欲攬，它卻旋被一早掠過的燕尾剪破，晨曦瀉了一地。這一剪，不但剪出了遍地愁雨，也剪出回憶的缺口，歪歪斜斜地躺在一邊，內中過往如茵，鬱鬱地長了一片，連著便長到看不見的彼端。

而那方終年是下雨的，節奏一如蕭邦憂鬱的指，瘋狂擊在我微微發燙的目眶，敲出記憶中的別離，那是在某個店家的町仔下，淋濕的我們在町仔下，默默地看車輛蜿蜒成河，最後於十字路口流成漩渦，此岸是我，而你們轉眼間已捲向遙遠的那一端。只是才緊握過的雙手明明還留有那樣深深淺淺的溫度，我卻分不清是自己的背影在雨裡逐地模糊了，還是你們輕輕走入濛濛的雨幕中。或許分散各地像是宿命，我們不由自主地被新竹的風送往未知的旅程。此時的我落腳台中，你們卻在台北、高雄，甚至飛越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夢想，投向花東的海。屬於我們的故事尚未結束，新的扉頁又已下筆。我知道，那些絮絮叨叨的都只是我。

你們總似沒有憂慮的，甚至揚眉時也帶著笑意，彷彿感傷不過是斑白的專利罷了。但誰真能打開時間的鎖，讓回憶不被它束縛呢？我不知道。在心中，風城永遠是腦中戀戀的風塵，清清楚楚地寫在皓月裡頭，我穿著適合多風竹城的單薄站在台中的街頭，倒愈像個異鄉人了。

此時請原諒長不大的遊子，他們總愛提那些往事的，關於茱萸及舊相片的種種。所以當思緒飛得太遠時，別責罵夢中的孟婆，為何沒善盡職守，畢竟飲啄總各有前緣，往事也多有脈絡可尋，只是有些回憶，如果陽光不是暖得醉人，便不是那麼願意記起。我們的故事，如今瘦成嶙峋的細明體，懸在雲和山的彼端。在沒有月色的天幕下，我虔誠地朝拜青春的影子，但坐標上的方向業已迷失，我只能帶著一身孤寂，從太陽的故鄉尋訪風底足印，遠離海面三千三百尺，我抱夢墜下，企圖去逐回憶的源頭，卻驀然驚醒，碎了一地灼目瑩亮，曩昔在思潮裡尋覓裂散的記憶地圖，卻已是惘然。當曙光洗過落入墨水底夜，我赫然明白相思並非想像中悅耳。

自此十七歲的身影如梵唱朗朗，硬是將我回憶的腦當成三十三諸天，文殊的慧劍斬不去塵緣如呼吸，燄舞亮滅似熱帶鱗林，我早已迷失方向。或許是我用了過多詩化的語言，終於讓一切繞成無解的迴文，筆尖蕩出十七歲的水紋，我卻難以自我擺渡。

此岸的我，生活一如往常，只是失眠輸給不歇的梵唱。所以莫名地，我愛上了回家，倒不是因為舟車勞頓有什麼特別的趣味，或許我只是單純戀上液晶螢幕前和大家聊天的那種感覺，雖然是看不著你們的面容，不過心中卻有種紮實感。尤其當日子成為某一種形式的例行公事，渾沉的空氣便容易將昨日壓成淚花。我發了瘋似地向前狂奔，孰知，左腳才踏出清晨，右腳隨即步向黃昏，歲月走得太

快，思念瞬間抽芽，扶疏的枝葉是心窩不能承載的重量，根愈往下延伸，心就愈脆弱，裂痕難以癒合。回憶像從前和你們一塊兒赤腳走在海灘的腳印，現在風來了又去，沒帶走的是夢，還是十七歲的足跡？輾轉反側的我又注定要失眠了。其實台中和新竹是一樣有海的，連沙灘該有的滄桑，也半分不缺，但兩者的濃度是顯顯不同的。台中底海是上了釉的緞子藍，濃亮得教人難以逼視，而在新竹海只是一派溫柔的閒適，淡淡的，像呼吸。

那種縹緲的存在感如午后偶然興起的想法，我搭上疾馳底中底陽光，天空是淡淡的眷戀，我一把拾起，但背上的行囊已是無語。思念被我裁成紅豆的大小，躲進街燈睜不開的眼。尋往日於風城，我企圖在每一條小路尋找過往底記憶，心中底坐標軸於是有了前進的位置，從火車站開始，我習慣性地經過後站那條小巷弄，畢業後好像就沒再來過了！那晚，兩旁枯坐老榕樹愁得鬚鬚都打了結，今天舊地重遊，只覺它葉上的綠，更深了。小花圃旁的樹梢，一隻杜鵑懶懶地不想啼，我抬頭看望，迎面卻走來了三個穿著高中校服的學生，是學弟吧！我猜，因為那僵硬的卡其色猶頑固地附在青春上。我仔細端詳，赫然察覺他們了臉竟如同當時的你我一樣，他們必定也曾在辛園（註一）裡談著自己不知從哪兒看來的哲學書籍，甚至對和尚學校中僅有的音樂班女生品頭論足。無論如何，在束縛下，我們似乎獲得什麼，也彷彿失去了些什麼。年歲總不及細談，當畢業證書蓋上朱色的合格章，我才陡然記起，那年我們十七歲。

時間是很狡詐的，你曾這麼告訴我，當光陰流逝，我順著它的腳印行去，才赫然發現，我已不再是原來的我。隱藏在畢業紀念冊裡，每個人的面容都成了定格，停滯在那一年的夏天，或許十七歲的我們都忘了，永遠不變的只有改變。連時空也因更移而捲起風暴，我扯緊一身疲累，勉力加快了腳步，塵埃在耳際悠閒漫步，我怎麼也無法想像，為何近在眼前的高中校園竟會如此沉默，不過矗立後方的十八尖山卻依然少年，梳著一頭略為凌亂的衝勁，風一吹就是雲霄。颯颯發發地，它嘯著，直到教室旁那顆橄欖樹都瑟縮了起來。

這樣一所高中其實蠻適合儲放回憶的，當然也包括許多年輕的信仰。只是信仰中來自老師的部份並不算多，課堂上喃喃的緊箍咒終究難以綁住每個頑皮底孫悟空。於是你們有了一個大計畫－翹課，我的任務如守門員看緊老師充滿威脅底目光，直到你們一個個轉身閃過桌椅的阻礙。你們有意無意的假動作，彷彿是某種型式的挑釁，我不禁暗地叫好，而快攻更則是火辣辣的刺激，越過同學驚異底眼神，你們先後得分，轉眼消失於我的視線，儘管我們第一次的計畫成功了，但是老師卻絲毫沒有察覺，於是這精心設計的勝利黯淡了不少光彩。

十七歲是擁有許多巨變的年紀，細微的如舊操場翻修所遺棄的碎石子，至於大的我已是不願意提了。順著曲折的迴廊，我踢往新建的操場，跑道改成了熱血的顏色，一路撒了過去，只有旁邊幾棵老樹還是熟悉的。支幹上有兩三個痕跡是你加的，它笑著說。難怪對它們總有些對不住的感覺，雖然抱歉仍維持著它該有的頻率，沒預兆的冬雨卻忽然落了滿身，儘管教室和往昔一樣大多是不鎖的，可是半濕的我寧願站在操場。印象中，你們好像也曾在這樣的一個午后，打著赤膊鬥牛，我沒有參加，撐著傘站在籃下枯坐（縱使你說那叫男人的浪漫）現在覺得那時的我們，真有幾許幼稚，但浪漫不都是有點幼稚的嗎？你說。十八尖山豪邁地笑了，而單薄底橄

欖樹又開始打顫。遠遠地我望著雨中的籃球場，卻已是模糊了。改變，仍堅持著它的改變，甚至速度也隨雨的節奏漸漸快了……

其實我終究是不甘心的，感覺起來別人總可以輕易複製記憶中任意的片刻，尤其是十七歲那一節～那是我最在意的。然而雨的速度總是我追逐不上的距離，也許是該醒的時候吧，遠處傳來的鐘聲也越來越快，轉眼敲到星期五。我背起行囊將視界拉回現實，現實的車站沒有下雨，日光也只剩拖得長長的影子，無力地和我的眼睛拔河著。緩行的電聯車雖然灰撲撲地一點也不起眼，我還是堅決地踏上了這個活動監獄，順勢一把拉進力竭的天幕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裡面的人總想快點逃出，我卻樂於一次又一次地進入這擠迫的空間。每當望向車窗之外，我的心情便明亮如洗，尤其在和回憶的拉扯中，我是該滿足了。輕闔雙眼，便能聽見松濤的天籟，只是十七歲好似還有著什麼，清楚地在萌芽。夢境記載在將寫盡的白頭粉筆上，至於那些寫不盡的，就只好一筆話到屬於十七歲的天涯。



註一：為紀念新竹中學最有貢獻的辛志平校長而命名的校園一角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